

我在这里等你邂逅

■ 孟军

当你从空中俯瞰聊城,会不由赞叹这小城独得自然之厚爱,一座城竟有这样大面积的水域,实在不可多得。有水就会有一种灵动之气,如果有很多水就会有一种别样的诗意。

我的家乡聊城就是名副其实的一座水城——江北水城,她有江南水乡的柔美,兼具北方古城的素朴与恬淡。仅城区湖、河水域面积就多达13平方公里,占建成区的1/3。众多的河流,美丽的湖泊,使聊城形成了“湖水相连,城湖相依,城在水中,水在城中,城中有湖,湖中有城,城河湖一体”的独特水城风貌。湖城一色,河天相接,纵横交错,美轮美奂。

东昌湖,是神遗落在人间的一颗明珠。“南有西湖西施美,北有水城胭脂秀”说的就是聊城的东昌湖,东昌湖也叫胭脂湖,名字来源于一个妇孺皆知的美丽传说。能和西湖媲美的东昌湖,是北方最大的城内人工湖,有“南有西子,北有东昌”之美誉。水城之美最美就是东昌湖,水面辽阔,碧波荡漾,烟波浩渺,风光旖旎。碧波之上耀目的还有西关桥,南关桥,东关桥,北关桥,汉白玉石的桥栏如飘逸的白练,拱桥高耸,孔洞如圆,古色古香的游船在湖面上游弋,沟通了湖心岛和运河,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望去,都如诗如画,让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良好的生态环境,为鸟类栖息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吸引了无数鸟儿在河堤的树上做巢。河面之上,有野鸭悠然地游来游去,不时展翅飞翔,追逐嬉戏,有的排成队形如舰艇出海。它们的现在是在百鸟的乐园,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经常三五成群耐心地等待鸟儿入镜,他们说只有聊城才容易看到鸟中“大熊猫”震旦鸦雀。

春 浇

■ 刘旭东

我住在鲁西平原上一个只有200来人的小村子,距离南边的黄河与西边的大运河都较远。前些年,为了上班,我曾将家庭承包的八亩责任田转租给近郊。近几年退休了,我又把地要回来自己种。这不仅是为了经济收入,享受党的惠农政策,感觉如今的种地,本身就是一种快乐。所以,就这过去被列为最繁重的农活——浇地,我也不再雇人。我要在与过去的对比中,好好享受这过程,尤其是春浇。

开春,田野里一望无际的冬小麦喷翠吐绿,正等待着农人的返青水,为它们送去甘甜的乳浆。我们这里水质特好,用地下水灌溉粮食作物倒少了些许上游排放所带来的污染。

我家这块小麦,长长的地头,四平八稳。分成八大畦。地离井只有二三十米远。我和老伴把输水用的塑料带子顺好,合上机井屋里的电闸,井水就顺着带子哗哗流进碧绿的麦地里。我在地的中间部位用八段塑料带子代替垄沟,一畦浇好后只需把塑料带子一拽,把带子口一挪动就接着浇其余的,这就省了用铁锨挖土改畦的麻烦。

在我所干过的所有农活中,感觉劳动强度最大的莫过于从前的浇地了。一提起那时的浇地,凡有亲身经历的人都至今心有余悸。而庄稼收不收,收好收不好,浇地是关键。所以,在农村,种地就要浇地,浇地就要受累,这是免不了的。

干过这活的人都知道,在井上安装机器和水泵是很费事的。由于当地高程过高,水泵须下卧一丈多深,地面上卧机器,甚至连机器也要下卧半人深。安装时又抬又架又挪动,要两三个汉子鼓捣半晌。天气暖和对倒还好些,若赶上天冷,赶上机器不好开,可就难了。安好机器后,挥动胳膊,使出全身气力摇上好几次,方才使机器正常运转起来。水上了来,还要时时关照,不断地给机器加油添水,发现毛病及时修理。

一旦机器开动,那就要连续作战,因为后面有人排了号等着,不能误了人家农时。所以,一块地浇不完是不能松气的。常常是整夜不停。平整的地块还好些,若地势不平或是庄稼长起来时,浇起来就格外麻烦。一张铁锨左堵右掘,两条腿前跑后颠,没有闲时太阳能热水器洗澡间里洗个热水澡,又将是怎样一番痛快清爽。

很多聊城人也许不知道徒骇河名字的由来,史载“禹治此河,用工极众。此河工难,众惧不成,故人徒惊骇也,因而命名徒骇河。”还有一说,大禹治河时用工极多,当时两岸森林密布,野猪出没,时有民夫被伤,众徒一骇重劳,又骇野猪,故名为徒骇河。

这是一条历尽沧桑的河,上世纪70年代,沿岸人口增长,工矿企业增加,大量脏水污水排入徒骇河,河流污染严重,河水成了黑色,泛着大量白沫,气味儿熏天,鱼类死亡漂浮在河面上,河水不能用于灌溉,沿途群众叫苦不迭,掩鼻而过。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构建和谐社会步伐的加快,山东省多次把徒骇河治理列为重点水利工程项目。毫不手软关停了排污企业,经多次清淤疏浚,徒骇河水质逐渐好转,河水变清澈,恢复了灌溉排涝的功能,沿途植树造林,绿化环境,生态也得以改善,徒骇河终于成了集度假、休闲、旅游于一体的自然景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天的徒骇河,像一条温顺的长龙,处处鸟语花香,芳草萋萋,春天看花,夏天看荷,秋季赏叶,四季观鸟,夜晚欣赏一河星火,成了人们亲近自然,放松心情的首选之地。

穿城而过的京杭大运河蜿蜒曲折,古老的河道焕发了美丽的青春。“运河长,运河宽,运河里头运皇粮;运河长,运河宽,运河里头运金砖”,昔日繁华繁忙的河道,今天成为水城美丽一景,绿树婆娑,游船穿梭。还有美如玉带的二干渠,游人如织……

有水万物生,水润万物,勤劳质朴的聊城人在这一方水土上世代耕耘,建设着美丽家园,人杰地灵的水城越来越美,再没有一个地方让我如此钟情,我在这里等你邂逅!

架,像得了病,又像打了一场艰难的战斗。

那年秋天,天大旱,地下水奇缺。抽水机上水量很小,有时还断流。我有一块地,那时是七亩,其中三亩玉米,四亩棉花。因地头长,地不平,地又多,所以迟迟浇不完。七亩地竟然整整浇了三天两夜。累极了,困极了,就往地头或土堆上一躺,闭上眼睛睡一会儿,却不忘把一只脚伸在畦子里,一旦有水滴过来,被冰凉的水“叫醒”后,赶紧爬起身来,迷迷糊糊、摇摇晃晃跑去地那头改浇另一畦。

如今,浇地的设施早已从古老的轱辘、水车、抽水机逐步进化到现在的潜水泵,效率又高又省力气。相比于那从前在浇地上受过的苦,我把现在的浇地当作一种享受。远远近近都是为小麦施肥浇水的人们,田野却是一片安静,也看不出怎样的忙碌。现代科技使生产力大为发展,庄稼人减少了太多的劳累,也使这闹春的景象变得从容了许多。

我干脆打开农兜里的收音机听起来,也不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与亲友们聊上几句。或将随时拍下的春野风光发给他们。春浇,悠扬的音乐,惬意的交流,伴着清凉凉的井水、和煦的阳光与春风,一同浇进了我的心,浸润着我的身心。我做着深呼吸,我想唱歌。我哼起了《在希望的田野上》《我和我的祖国》叩动过我心灵的旋律。

反正耕种时早已把畦垄打得又高又结实,现在浇地根本跑不了水。我干脆回家拿来了暖瓶、保温杯,沏一杯绿茶,往地头树下坐,身子倚着树,慢慢品茶,欣赏这春天田野上的风光。辽阔的大地,无边的绿意,清新的空气,和煦的阳光,温柔的春风,生机勃勃的麦苗,自由的鸟儿,还有这咕咕流淌、源源不断的清澈的井水,一起浸润着我的身心,让我产生一种久违的感动。一时间,竟感觉心变得无比踏实、安详、清静与富足。

古往今来多少年,“种地”这个词,总是和劳累、贫穷等字眼相联系。年轻时,我也曾将为生计而不得不付出的体力劳动视为“浪费时间”。而今,我却一反常态,感觉种地是值得的、快乐的、必要的,甚至是高贵的。

春浇,浇吧,浇出希望,浇出快乐,浇出收获。而当收工之后,在自家那间太阳能热水器洗澡间里洗个热水澡,又将是怎样一番痛快清爽。



喜迎二十大·非凡十年

两河之约 礼赞新聊城
主题征文

编者按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聊城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聊城日报社联合举办“两河之约 礼赞新聊城”主题征文活动,面向社会各界征集作品,用文学形式,多角度展示聊城“两河”文旅资源,记录“两河”之美,讲好黄河运河河边的聊城故事,同时展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十年间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巨变,书写工作在聊城的感受等。目前,活动已收到大量投稿,本报将持续刊发其中的优秀作品,敬请关注。

我家住在黄河滩

■ 许书敏

我的家乡是一片黄河滩
母亲河上流淌着乡音和炊烟
房子的远处树着庄稼和墓碑
故土的标志是河流的悠长古远
江北水城与黄河运河心相连

两河时空的悲喜剧
演绎着晴雨交织的沧海桑田
太阳是光明的必然
月亮是圆满的偶然
织成日常生活的一匹匹锦缎

俯身向地,仰面朝天
祖先的身影晃动在广袤的河滩
黄土无垠,洪流不止
传递着惊天动地的歌吟
翻开历史,也打开预言

用文明的灵魂管理粗犷的肉身
阴晴圆缺的不是月亮
是人类的初心和民族的灵魂
期待住初习,耐得住食既
熬得过食甚,生光,再复圆

黄河之水天上来
带来天象,带来愚想
带来先祖的愿望
带上我们移山填海梦想
光明圆满,自由圆满,幸福圆满

河的上游传来大禹的歌声
河的下游涌荡着海的涛声
聊城人民手捧着莲藕和菊花
捧着乐群的美德与诗意的兼葭
望见秦皇与汉武,望见长城和敦煌

先祖居住的只是河滩的一个角落
后裔的歌声响彻高山与大河
一路的汗与泪,融合喜和忧
长河落日,古城烽烟,苍凉悲壮
大河上下,现实滚滚,未来滔滔

黄河,运河,护城河,心手相牵
不是一个形象,而是一种信念
水城的水滴落在每一个人的肩头
流淌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最美的水花托举着梦想和明天



故乡的河

■ 刘学正

据说,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总有一条刻骨铭心、永不枯竭的故乡的河。我深以为然,且暗自庆幸,因为于我而言,流淌心底的故乡河流有两条:一条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另一条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京杭大运河。

两河交汇的阳谷县,我生于斯,长于斯。依水而居的千年传承,缘水而兴的商业传奇,在这里或不舍昼夜,或穿越时空,铭刻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化印记。

(一)

黄河,在阳谷东南的阿城镇陶村浩荡而下,相较初流上游时的激情澎湃,流经此处时,她愈加彰显出从容不迫的气度,似乎更多了一份对儿女的慈爱柔情。

早年间,黄河边长大的“泥娃娃”们,自打出生起就感受到了来自黄河泥沙的温暖:质地细腻的沙土炒熟后,均匀铺在幼儿的被窝里,便成了天然的“尿不湿”。而俗称“狗头胶”的黄河胶泥,则是稍大孩子们的绝佳玩具,或揉,或捏,或搓,经年的嬉戏与探索中,还演绎出了“摔瓦屋”等对抗游戏。

“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对于老阳谷人来说,河鲤,即是黄河鲤鱼的专称。无论清蒸、红烧,抑或油焖,金鳞赤尾的河鲤,都是红白宴席上的压轴“大伴儿”,以其特有的鲜美滋味,牵引着味蕾,温润着时光。倘若没有河鲤,就难以展现出漫长(乡村掌勺厨师的)看家本事,也难成一桌大快朵颐的盛宴。乡间吃席的热闹,在共同举箸“破”鱼时,方能达到高潮。黄河的这一份慷慨馈赠,不仅成为了家乡人难以忘却的舌尖美味,“鲤鱼跳龙门”的励志寓意,也赋予了人们逆流勇进、奋发向上的干劲儿。

“小小石碾,嘿呀嘿哟嘿,转悠悠喽喂,嘿呀嘿哟喂……”打夯,是黄河固堤防洪的古老方法,而夯号则是打夯时必不可少的元素。虽无伴奏,但粗朴明快的号歌,却格外提神鼓劲。黄河素来以善决善徙著称,有统计称,先秦至新中国成立间,黄河决口泛滥1953次,重要改道26次,而其中途经阳谷的就有6次。为了守护家乡,一代又一代阳谷人,用双手让沉重的石碾凌空又落下,一夯接着一夯,夯号一声接着一声,直到汗水与黄河水融为一体。千百年来,黄河夯号逐渐成为阳谷人以苦为乐的象征,基因般植于血脉。

(二)

京杭大运河,在阳谷县城东部过境,南起张秋镇金堤闸,北至阿城镇

下闸北一公里,数百年间,催生了张秋、七级、阿城“运河三镇”,为古老的阳谷带来了兴旺与繁荣。

明清时期,阳谷是鲁西地区重要的货物集散地之一,民间有俗语称“金七级,银阿城”,又称“南有苏杭,北有临张”,前者通过颜色上的相近,表明了七级和阿城,一个是粮码头,一个是盐码头;后者则是说张秋与临清的繁华程度,堪比苏杭二州,“城有九门九关厢,72条街,82条胡同”。在阳谷县志的记载中,张秋各街市“皆有百货云屯,如花团锦簇。市肆皆楼房栉比,无不金碧辉煌。肩摩毂击,丰盛富丽,有小苏州之称。”

然而,时至清末,京杭大运河的黄河以北段逐渐淤塞、湮废,随着运河断航,四方商贾逐渐散去,昔日的繁华城镇,变得冷清、黯淡。盛景虽不再,却留下了厚重的文化遗产,当年见惯“千帆穿梭往来忙”的船闸,已成为不可移动的文物。

阳谷段运河河道南高北低,落差较大,因此自元朝起便建有荆门上、下闸和阿城上、下闸,用以调节水位,保障漕船的畅通和停泊。700年后的今天,站在由青石条筑砌的闸体旁,看石与石用燕尾生铁扣相契合,仍可感其坚固异常。

(三)

文化碰撞、交融,积淀一个地方的厚度。流淌于绵延悠长的岁月长河,黄河文化与运河文化,在这片古老而热切的黄土地上交相辉映,孕育出了独特的地域文化。而这在寻常的乡间物什上,亦可见一斑。

阳谷泥哨,又名“咕咕虫”,用黄河胶泥烧制而成,是流行于阳谷乡村的一种土乐器。它发出的音调清脆、透亮,模仿鸟类叫声惟妙惟肖,有着一种特有的乡土韵味;张秋木版年画,在运河阳谷段通航时期,与苏州桃花坞、潍坊杨家埠、天津杨柳青并称全国四大木版年画基地,其艺术风格鲜明,粗犷朴实的线条,勾勒出鲁西人民刚劲、豪迈的人文气质……这些古朴而灵动的乡韵,不正是润化万物的水韵、河韵。

黄河的博大、运河的昌盛,看似离普通人的生活很远,其实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两河”文化早已融入了阳谷人的日常。

有了河流的滋养,便有了生命的律动、生活的美好。在阳谷,黄河固然不似壶口那般咆哮,运河固然尚未复航,然而越是静默无言,越是深邃悠远。行走岸边,任凭思绪飞扬,我越发觉得:历史从未远去,文化历久弥新。

操劳、特别辛苦的工作,即使鸡鸣卖后,对于养殖的架子和网子等,也要消毒彻底清理。院落里没有那么多空窝,便多丢到小河或池塘里清洗。另一方面,生活的提升,在现实中的体现更多是生活垃圾的增多,在那个没有多少环保概念的时间空间里,池塘便包容着一切。池塘见证着千家万户物质生活的提升,在一定时间内承载了人们对于幸福生活的追求,当时却也在忍受着水体恶化、环境的困扰。面对着杂草丛生、藻类平铺的水面,再未见过“浪里白条”激起的水花。

风起涟漪,又重归平静。出于安全和村容的整治,入村的小溪改成了埋地管道。随着规模化农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池塘也开启了漫长的休养生息。从响应号召中整治村容村貌,到全民主动参与打造宜居宜养的特色乡村。依稀可见的,是一届又一届村党支部筚路蓝缕、精心谋划,是井然有序的村落环境,赏心悦目的花草。奋斗不只是品尽辛酸苦辣终觉甜,奋斗更是沁心于时代,更努力地追求全民幸福。岁月的光辉依然畅想着明天的美好,乡村振兴的征途,我们奋勇向前。偶尔,于池塘驻足,亦有鱼台品茗、霓虹照水,几经春夏,一湾活水,也渴盼翻空白鸟、照水红莲。

闲倚东风吹笛,动插花片却惊猜。而今心静如水,阳光正好,微风起,一如澄澈。那诗意中的唯美,画卷里的池塘也在慢慢向我们走来!

《聊城日报》副刊投稿邮箱:lrcbfukan@163.com